

史

通

三



史通卷第十一



外篇

史官建置第一

總十四條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駒之過隙猶且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聞上起帝王下窮匹庶近則朝廷之士遠則山林之客諒於其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圖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稱不朽乎蓋書名竹帛而已向使世無竹帛時闕史官



雖堯舜之與桀紂伊周之與莽卓夷惠之與跖
躋商冒之與曾閔俱一從物化墳土未乾則善
惡不分妍媸永滅者矣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
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
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
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
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
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
而言則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

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故備陳其事編之於後 其一條

蓋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昔軒轅氏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職至於三代其數漸繁按周官禮記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曲禮曰史載筆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大戴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有司過之史韓

詩外傳云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太史令也
斯則史官之作肇自黃帝修於周室名目既多
職務咸異至於諸侯列國亦各有史官求其位
號一同王者至如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史佚倚
相譽高周楚晉則伯璽司籍魯則丘明受經此
並歷代史臣之可得言者降及戰國史氏無廢
趙鞅晉之一大夫爾猶有直臣書過操簡筆於
門下田文齊之一公子爾每坐對賓客侍史記
於屏風至若秦趙二主澠池交會各命其御史

書某年某月鼓瑟鼓缶此則春秋君舉必書之
之義也然則官雖無闕而書尚有遺故史臣等
差莫辨其序按呂氏春秋曰夏太史終古見桀
惑亂載其圖法出奔商商太史高勢見紂迷亂
載其圖法出奔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亦以
其圖法歸周又春秋晉齊太史書趙崔之弑鄭
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昭
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
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諸史之任太史

其最優乎至秦有天下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
章此則自夏迄秦斯職無改者矣漢興之世武
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馬談為之漢
法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敘事如春秋
及談卒子遷嗣遷卒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
公文書而已尋自古太史之職雖以著述為宗
而兼掌曆象日月陰陽度數司馬遷既歿後之
續史記者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楊雄之徒竝以
別職來知史務於是太史之署非復記言之司

故張衡單颺王立高堂隆等其當官見稱唯知

占候而已

其二條

當王莽代漢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
傍記跡言行蓋効古者動則左史書之此其義
也

其三條

漢氏中興明帝以班固為蘭臺令史詔撰光武
本紀及諸列傳載記又楊子山為郡上計吏獻
所作哀平傳為帝所異徵詣蘭臺斯則蘭臺之
職者蓋當時著述之所也自章和已後圖籍盛

於東觀凡撰漢記相繼在乎其中而都謂著作
竟無它稱其四條

當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職隸中書其官卽周
之左史也晉元康初又職隸秘書著作郎一人
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
齊已來以佐名施於作下改佐著作郎為著作

佐郎舊事佐郎職知博採正郎資以草傳如正

佐有失則秘監職司其憂其有才堪撰述學綜
文史雖居他官或兼領著作亦有雖為秘書監

而仍領著作卽者若中朝之華嶠陳壽陸機束
皙江左之王隱虞預于寶孫盛宋之徐爰蘇寶
生梁之沈約裴子野斯竝史官之充羨著作之
妙選也而齊梁二代又置修史學士陳氏因循
無所變革若劉涉謝旻顧野王許善心之類是
也

其五條

至若偏隅僭國夷狄偽朝求其史官亦有可言
者按蜀志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儀又郗正
為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闕屬辭

有所矣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誣
諸葛乎別有曲筆篇言之詳矣吳歸命時有左
右二國史之職薛榮為其左華覈為其右又周
處自左國史遷東觀令以斯考察則其班秩可
知其六條

偽漢嘉平初公師或以太中大夫領左國史撰
其國君臣紀傳前涼張駿時劉慶遷儒林郎中
常侍在東苑撰其國書蜀與西涼三朝記事委
之門下南涼主烏孫初定霸基欲造國紀以其

叅軍卽詔為國紀祭酒使撰錄時事自餘偽主
多置著作官若前趙之和苞後燕之董統是也
其七條

元魏初稱制卽有史臣雜取它官不常厥職故
如崔浩高閭之徒唯知著述而未列名號其後
始於秘書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四人其佐
三史者不過一二而已晉秦以來三史稍替別
置修史局其職有六人當代都之時史臣每上
奉王言下詢國俗兼取工於翻譯者來直史曹

及洛京之末朝議又以為國史當專任代人不
宜歸之漢士於是以前纂山偉更主文籍凡經
二十餘年其事闕而不載斯蓋猶秉夷禮有互
鄉之風者焉其八條

高齊及周迄于隋氏其史官以大臣統領者謂
之監修國史自領則近循魏代遠効江南叅雜
其間變通而已唯周建六官改著作之正郎為
上士佐郎為下士名謚雖易而班秩不殊如魏
收之擅名河朔柳虬之獨步關右王邵魏澹展

効於開皇之朝諸葛穎劉炫宣功於大業之世亦各一時也其九條

禁皇家之建國也乃別置史館通籍禁門西京則與鸞渚為鄰東都則與鳳池相接厥館宇華麗酒饌豐厚得廁其流者實一時之美事至咸亨年以職司多濫高宗喟然而稱曰朕甚憐焉乃命所司曲加推擇如有居其職而闕其才者皆不得預於修撰詔曰修撰國史義存典實自非操履忠正識量該通才學有聞難堪斯任切

聞近日已來但居此職即知修撰非唯編緝訛
舛亦恐漏洩史事自今後宜遣史司精簡堪修
史人灼然為衆所推者錄名進內自餘雖居史
職不得輒聞見所修史籍及未行用國史等之
事由是史臣拜職多取外司著作一曹始成虛
設凡有筆削畢歸于餘館始自武德迄乎長壽
其間若李仁實以直辭見憚敬播以叙事推工
許敬宗之矯妄牛鳳及之狂惑此其善惡尤著
者也其十條

又按晉令著作郎掌起居集注撰錄諸言行動
伐舊載史籍者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讌會
則在御左右紀錄帝言及賓客酬對後別置修
起居注二人多以餘官兼掌至隋以吏部散官
及校書正字閑於述注者修之納言監領其事
煬帝以為古有內史外史今既有著作宜立起
居遂置起居舍人二員職隸中書省如庾自直
崔濬祖虞世南蔡允恭等咸居其職時謂得人
唐氏因之又加置起居郎二員職與舍人同每